

信仰的力量： 红色“燕翼堂”的家国故事

□ 王成娟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对信仰做出这样的阐释：“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热血写忠诚，以力挽狂澜的担当和气魄，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当地名家大族“燕翼堂”的子弟——刘晓浦、刘一梦叔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寻求信仰——抛却舒适的生活

刘晓浦、刘一梦叔侄，出身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一个勤于耕读的大家庭——“燕翼堂”。“燕翼”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有芑，武王豳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燕翼堂”，相传是清代乾隆皇帝所赐堂号，其寓意有二：一是表彰刘家家风淳厚，德泽子孙；二是希望刘家子孙能够匡扶社稷。这是个在鼎盛时期有土地 5800 亩、山林上千亩的大家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片凋零，国弊民穷。面对家国危难，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千辛万苦的探索，接受革命浪潮的洗礼，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也由此开启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航道。

“燕翼堂”家族到了刘晓浦这一代，共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刘一梦是刘晓浦三哥的长子。两人名为叔侄，但是年龄相近，志趣相投，自幼相互勉励，共同成长。虽然被家族寄予了光耀门楣的厚望，但是叔侄二人内心涌动的却是报国之心。刘晓浦 1920 年考入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刘一梦 1921 年考入济南商业专科学校，后又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立志以文学唤起民众的觉醒。1923 年，叔侄二人先后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当时有“东方的红色大学”之称，是新文化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吸引了四方热血青年影从云集。叔侄二人当时受教于邓中夏、瞿秋白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共产党。上海大学特别注重“读

活的书”，学生平日除了上课就是参加社会活动，例如出版刊物、筹款募捐、游行示威等。这些就像新鲜空气一样，打破了孔孟之道对知识青年的桎梏，叔侄亲情也在共同学习中升华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之情。

刘晓浦大学毕业后到南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8 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9 年 4 月，党派遣刘晓浦到山东，担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在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刘晓浦先后以刘小浦、石玉河、刘泰和等化名开展活动，领导和推动革命工作。

在叔叔的引领下，自幼文学功底深厚的刘一梦以笔为枪，加入了革命文艺战线。1927 年秋，蒋光慈、钱杏邨等在上海创办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该社主要成员及党的负责人之一。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尤其注重根据自身的真实体验，以细腻鲜活的笔触描绘工农群众所受的压迫。他的小说《失业以后》与当时口号化、概念化的革命文学不同，深入刻画了纱厂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之下的苦难生活，为重新认识国民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别样视角。对此，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1928 年 5 月，刘一梦遵照党中央指示，到山东任共青团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29 年 2 月，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厚禄高官、锦衣华服，这一切对于年轻的刘晓浦、刘一梦来说都唾手可得，但却被寻找到了信仰真谛的叔侄俩弃之如敝屣。

践行信仰——叔侄同道赴国难

刘晓浦、刘一梦叔侄在山东工作期间，正值国民党对山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大肆破坏和逮捕、屠杀时期，山东陷入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尽快打开局面，叔侄二人四处奔走，为重建山东省委和恢复山东党的工作夜以继日的工作。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山东省委屡遭破坏，1929 年 4

月，刘一梦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3 个月，刘晓浦和省委书记刘谦初夫妇等 6 人又被捕入狱。

关押这批共产党人的济南“第一模范监狱”实为人间地狱，监房阴暗潮湿、污秽不堪；狱吏贪婪腐败、残暴至极。刘晓浦、刘一梦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使出所有恶毒的招数，从封官许愿到坐囚笼、打板子、压杠子等种种酷刑，企图从叔侄二人身上打开缺口。但他们始终守口如瓶、大义凛然，坚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刘一梦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你们看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

为营救刘晓浦、刘一梦出狱，刘晓浦的二哥刘云浦变卖了家中 1200 亩良田，携带古玩字画、玉器金银等到济南，疏通渠道，同时多次探监。刘云浦劝说两位亲人放弃革命，回家务农。刘晓浦回答：二哥，你就别管我了，我是救不出去的。出狱得自首，这一条我是至死也做不到！

1931 年初，蒋介石调兵遣将，意图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为保存实力避免被调到江西“剿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三次大屠杀。1931 年 4 月 5 日，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刘晓浦、刘一梦等 22 名共产党人英勇就义，史称“四五”惨案。时年刘晓浦 28 岁，刘一梦 26 岁。

刘一梦在他的小说《雪朝》结尾处描写了革命者为信仰而壮烈牺牲的画面：“霎时，他们都睡在雪地下了，腿还颤动着，像要挣扎的样子。朝影射着在他们的身上，洁白的雪地沾浸上了他们头部流出的鲜血，他们还直睁开眼睛向着太阳的冷凄的红光……”对于叔侄俩来说，这不只是一段文学描绘，更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作出的崇高选择——献身革命矢志不渝。

传承信仰——举家姓共跟党走

刘晓浦、刘一梦殉难后，满腔悲愤的刘云浦赶赴济南，匆匆收殮后运回家乡。当他们回到“燕翼堂”时，全族上下 60 多口人穿着孝衣、搭起灵堂、跪迎灵柩，邻居街坊无不动容。

按照沂蒙山的习俗，刘晓浦、刘一梦的灵柩应入土厚葬。但刘云浦和家人商议决定，暂时把棺材厝在一个叫桑行子的地方，周边垒石，上面覆土，堆成两个没有地穴的大坟。刘氏族人在两位烈士坟前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决不为两位亲人正式下葬。

面对遭遇杀戮却只能浮厝的亲人，“燕翼堂”族人终于明白了《诗经》中“诒厥孙谋，以燕翼子”的深刻意蕴：没有国家的强盛，何谈家族的兴衰、个人的安危！继叔侄二人之后，“燕翼堂”家族举家姓共跟党走，先后有 26 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 5 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刘家人主动拆除了祖先几代人呕心沥血建造的“燕翼堂”。“燕翼堂”按照八卦原理与图形布局，院高墙固，易守难攻。这个地方一旦被日伪军占领，将会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造成极大威胁。刘云浦和家人深思熟虑后决定拆除“燕翼堂”，消弭隐患！1940 年 5 月，刘云浦组织了第一次对“燕翼堂”的拆除，刘氏族人在“燕翼堂”八卦宅的大门前三叩九拜长跪不起。1944 年底，刘云浦率领子孙彻底拆除了“燕翼堂”残存的所有房屋，扒平了墙基。望着高大而威严的大门慢慢倾斜、坚如堡垒的院墙轰然倒塌，失去温馨家园的刘氏族人泣不成声……毁家纾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鲜见，但“燕翼堂”用这种最直接、最决绝的方式去铸就信仰的火炬，也照亮了整个家族。

1994 年，刘晓浦、刘一梦叔侄的遗骨迁至孟良崮战役烈士陵园妥善安葬。如今，“燕翼堂”原来的深宅大院已经变成一片繁华的居民新区。这座传奇庄园虽然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精神血脉和红色基因，如同今天“燕翼堂”旧址上傲立挺拔的松柏，历经千百年的风霜雨雪，依然枝繁叶茂、倔强峥嵘。

（作者单位：沂蒙干部学院）



地处中原的南阳盆地，在汉代以前还是一块贫瘠之地。西汉时期，太守召信臣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进并推广“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把南阳盆地改造成中原地区沃野千里的膏腴之地，被百姓尊称为“召父”。召信臣，字翁卿，西汉中后期九江郡寿春人，年轻时就博学多才，以明经甲科的身份被选拔为皇帝身边的郎官，后担任谷阳、上蔡、零陵等地的长官，又历任少府、谏议大夫等职。汉元帝建昭年间，召信臣被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开沟建渠为民兴利

据《汉书》记载，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在了解到南阳缺水情况后，他首先对当地水资源进行调查。南阳郡地处秦岭、伏牛山之间，三面环山，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盆地之状。此郡四季分明，气温适宜，日照充足，地势平缓，本具有良好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但由于郡内只有白河、唐河两条水系流过，水量很小，涨落不定，因而灌溉不足。他将各地地势、泉流分布以及邻近的江河水况、塘堰大小等信息一一绘制成图，然后细加研判。

由于召信臣具有深厚的水利专业知识，很快他就拿出来一套科学有效的修渠方案，并组织百姓加紧施工。为了开渠，召信臣住在沿渠搭建的工棚里，每天都在渠边工地上奔走，巡查指导、指挥和督促渠道施工，时刻把握开渠工程进度，好几年都没有回家。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召信臣在南阳“开通沟渎（水渠）、起水门提阨（水库、堤坝、闸门）凡数十处”，灌区面积“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几十座渠道工程、三万顷灌溉面积，彻底改变了原来缺水干旱的状况，粮食年年获得丰收。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纷纷迁入南阳郡，以至于几年之内南阳郡的户口就增加了一倍以上。

改进并推广灌溉系统

召信臣经过多年的水利开发，破解了南阳盆地用水难的困局。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开发南阳水利工程时，巧妙地利用并改进了“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

“长藤结瓜”式灌溉工程最早出现在战国末期湖北襄阳的白起渠，起初是为战事中的攻城而设计，它引汉水支流夷水，将五个��塘串联在一起，既有利于增加蓄水、加大水攻力度，又可以灌溉周围农田。由于此系统最早为攻城而设，故后来停战后便渐渐被人忽略。召信臣大胆改造“长藤结瓜”这一办法以解决灌溉难题，并制定出规范此类工程的几条原则：第一，充分利用一切水源，开发众多��塘以调节容存蓄水量，减少地面径流浪费；第二，充分发挥各��塘调蓄作用，各��塘间相互串联调节，克服孤塘水源得不到保证的缺点；第三，通过控制自流灌溉节点高程，尽量扩大自流灌溉面积；第四，利用��塘联合蓄水，增强灌区抗洪能力，同时发展各灌区之间的水运交通。

在召信臣苦心经营下，南阳盆地逐步形成了��塘星罗棋布、沟渠往来如织的“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在湍水流域，六门碭之上游有楚碭：“高下相承八里，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是个不断推动下游蓄水的梯形水库；六门碭之下游有干渠：“结二十九陂，诸陂散流，咸入朝水”；在清水流域，建有长八十里的召渠，筑坝引水，串联东陂、西陂、樊氏陂、豫章大陂等，其中光是豫章大陂就能“灌良畴三千顷

召信臣： 西汉南阳郡太守 修水兴农的

□ 邓田田

顷”；在泚水流域，还开发出大湖、醴渠、赵渠等陂渠。其中六门碭引出的水汇出 29 个陂塘，灌溉穰县、新野、涅阳三县良田 5000 余顷，兴利史长达 1600 多年，和都江堰、漳水十二渠一起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灌区。

钜卢陂是六门碭下最大的一处蓄水陂，占地 6.3 平方公里，蓄水可达 1300 万立方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水库。召渠是一座全程人工开挖的大型灌溉系统，于白河上游筑坝引水，主渠长达 80 多公里，支渠密密麻麻，主、支渠纵横交错，犹如一棵大树的枝干。这些串联起来的陂渠，相互平衡供水，使南阳郡成为当时全国灌溉条件最发达地区之一。对此，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赞叹道：“于其陂泽，则有钜卢玉池，潏阳东陂。贮水滂沱，亘望无涯。……其水则开塞洒流，浸彼稻田。沟洫脉连，堤塍相轄。朝云不兴，而潢潦独臻。”

颁“均水约束”保护水利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召信臣还特别重视水资源的调配管理。水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地分配水资源，如何有效地进行水渠和陂塘的管理、维护，召信臣对这些都制定了详细的管理细则和赏罚规定，并把这些规章一条条刻在石碑上，立在河渠、陂塘旁边，这就是“均水约束”。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肇始于汉武帝时左内史倪宽“水令”，而召信臣的“均水约束”比“水令”更详细、更完善。“均水约束”的产生，对灌溉设施的维护起到了规范作用，也减少了水利纠纷的发生，更好地促进了南阳郡的生产发展与社会稳定。

召信臣在南阳治绩卓著，百姓们认为他的功劳可与蜀郡李冰、郾城西门豹并举。召信臣去世 20 多年后，汉平帝诏令天下推举那些为国兴业的贤臣循吏，召信臣便被百姓选了出来，朝廷为他建立了专门的祠庙，供众官和百姓祭拜。《汉书·循吏传》也对召信臣赞誉有加，曰：“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廉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由小燕子想到白天鹅

□ 朱世纯

这几年带孙子，天天陪着听儿歌。在众多儿歌当中，清新流畅、自然朴实的《小燕子》，让我百听不厌。因为这首儿歌既让人知其然，又让人知其所以然。

你听：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每年春天，小燕子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词作者王路用一句话说出了缘由——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夏日的一天，带着小孙子漫步黄河生态廊道，走在浓密的林荫下，听着手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我不由联想到年年飞来越冬的白天鹅。

每年深秋时节，大批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越千山万水，迁徙到三门峡黄河湿地越冬。中国幅员辽阔，白天鹅为什么要选择豫西的三门峡呢？报纸上说，白天鹅极具灵性，十分敏感，对越冬地的生态环境要求很高，十分挑剔。比如，温度要不冷不热，水要不深不浅，仅此还不够，还要草鲜嫩、粮充足、人可亲，等等。

放眼望去，这里草木相连，植被丰茂，湾水凝碧，山川与大河纵横，碧绿与蔚蓝交织，人类与动物共同栖息。这里不仅是三门峡人引以为傲的

家乡，也成为白天鹅的第二故乡。

三门峡因滔滔黄河上横空出世的大坝而兴，因宛如仙境的生态环境而美。这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谢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在那个裤带紧了又紧的年代，举全国之力治理黄河，治出了黄河的长久安澜，治出了烟波浩渺的三门峡水库，治出了连绵不绝的百里湿地，连气候也调节得温和湿润。试想，如果没有三门峡大坝，就没有如今的清碧万顷，没有这么大的滩涂湿地，怎会引来圣洁的白天鹅？三门峡人吃水不忘挖井人。

有朋友告诉我，在 20 年前的世纪之初，就有三三两两的白天鹅飞临三门峡。几年后，就已经有成百上千只，这里给白天鹅撒玉米、为白天鹅当“保安”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后来，白天鹅就呼朋唤友，不远万里飞抵三门峡。如此说来，当地人的呵护和善举，也吸引和感动了白天鹅，促使它们做出了以此为家的“决定”。

依托先辈留下的自然优势，近些年地方政府也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适合白天鹅栖息的地点不断增多。从灵宝到湖滨、从市区到郊外，由点串线、由线成面，白天鹅有了越来越多的家园。目前，三门峡是全国最大的白天鹅越冬栖息地，也是最大

的白天鹅观赏区。

王官黄河湿地，是白天鹅到三门峡的前哨站。每年 10 月中旬开始，远道而来的白天鹅“先头部队”，总是先到此侦察一番，发现一切正常后，再沿着黄河飞到其他栖息地。你看，飞来越冬的白天鹅，更像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一趟悠闲的度假。在黄河湿地三门峡段，不管是在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还是在王官湿地、桥头湿地公园，以及大王湿地、后地天鹅湾等地，随处可见白天鹅时而翱翔于碧空，时而徜徉在水面，时而扎入水中觅食，时而曲颈引吭高歌，时而梳理洁白的羽毛。

人与白天鹅咫尺为邻，和睦相处，形成国内罕见的城市生态风景线，成为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以及文人墨客心中的“诗和远方”。著名诗人舒婷曾在三门峡留下诗句——“白天鹅落脚的地方，是我们心中光明的河。而我，是幸运的，我生活在这个城市，享受着白天鹅带来的快乐，又见证了这一切的发展变化。”

现在，应当说不只是三门峡，随着黄河流域治理成效显现，自三门峡以东几百公里的滩涂湿地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出现白天鹅的身影。尽管数量不多，有些可能形单影只，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

